

NU YIN HANG JIA

女银行家

〔法〕乔治·孔雄 原著

让·诺利

改编

埃里克·夏内尔



新 华 出 版 社

女 银 行 家

〔法〕乔治·孔雄 原著
让·诺利 埃里克·夏内尔 改编
刘 琳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Editions Jai Lu Février 1981

根据法国《我读过》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二月版译出

女 银 行 家

〔法〕 乔治·孔雄 原著

让·诺利 埃里克·夏内尔 改编

刘 琳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625印张 插页1张 130,000字

1987年10月第一版 1987年10月湖北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600册

统一书号, 10203·219 定价, 1.20元

ISBN7—5011—0001—2/I·1

原书出版说明

毋庸置疑，马尔泰·阿诺是第三共和国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她于1886年生，1925年创办银行，成了那个疯狂年代的女王，1928年因诈骗罪被判刑。阿诺事件在当时掀起的轩然大波，可与斯达维斯基丑闻^①相提并论。她死于1935年。

兼备小说家和历史学家才华的乔治·孔雄（1964年癸古

^① 塞尔日·亚利山大·斯达维斯基（1886—1934）侨居法国的白俄分子，因搞金融投机获十五亿法郎巨额财富，而使数千万小储户破产。斯达维斯基事件爆发后，他为保全自己，对一千二百多个法国知名人士行贿，案发后引起政局骚乱，牵连政府要员数人，从而导致达拉第政府倒台。

尔文学奖获得者)，正是根据这一真实事件，虚构了爱玛·厄凯尔这个人物形象，她不但是走在时代前面的自由女性，政治家的女顾问，同时还是小储户的保护人、为各种权力穷追不舍的受害者……

因此，弗朗西斯·吉罗的电影脚本《女银行家》应运而生。故事精彩动人，情节跌宕起伏，其中交错着爱情、仇恨和死亡。我们想，只让电影观众独饱眼福还不够，读者也应当分享欢乐。所以，我们请作家让·诺利和经济学家蒙埃里克·夏内尔用他们的笔触来叙述这个女人那非同寻常的一生。她的命运可以让人们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和平时期产生一种新的概念：在灯红酒绿、温文尔雅的表面现象下，还闪烁着刀光剑影。

出版者

第一部

“宝贝，你将来一定要为我报仇！”

卡尔·厄凯尔趴在柳条摇篮上，出神地看着女儿。从白色的羊毛毯下，只露出婴儿那皱得象张废纸的面孔和脆弱得如同青蛙腿一般的小手。爱玛的皮肤透明透亮，这是初生儿才特有的。她呼吸短促，呼噜有声。大哭大叫几个小时之后，她终于睡着了。她方才的那阵狂怒宛如预示着暴风骤雨的幽蓝虹色，闪着电光，使好脾气的卡尔心花怒放。

女帽匠的丈夫在舒瓦瑟尔小巷软弱得出名。这个长廊里的居民很难相信，一个五大三粗、肌肉发达的壮汉，在生活面前居然变得如此渺小。小巷北部靠近九·四大街的地方，女

帽匠的噪音经常哇哩哇啦地叫个不停。夏日的傍晚，窗户大敞着，她对丈夫的百般咒骂邻居听得一清二楚。卡尔的反驳少而无力，战战兢兢，法语里混杂着阿尔萨斯方言，人们听了忍俊不止。

说来也怪，这倒霉蛋吃亏就吃在他那赫拉克勒斯^①般的体魄上。在十九世纪末，丈夫痛打桀骜不驯的老婆屡见不鲜，而这位阿尔萨斯人，无疑是怕失手伤人才没听那帮灰心丧气的朋友的唆使，去揍那个女帽匠。他的巴掌又大又有劲，让人一看就害怕。连他自己也很当心，生怕把老婆打个粉身碎骨。

“可你总不能一辈子都让人看作是饭桶吧！”每当傍晚到王宫广场的拉·雷让斯咖啡馆安安静静喝香槟酒时，穆瓦兹·纳唐松就要把话对他重复一遍。

“我真怕她，”逆来顺受的卡尔·厄凯尔叹息说。

他平素小心侍候这位娶来已五年的妻子，生怕惹来一场痛骂。他经常躲在幽暗的卧室里，思忖究竟犯过什么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竟然受到这样的惩罚。在小巷这个人人了解别人比自己更多的小世界里，无人不知在他们家，用一句当时流行的话说，是奥兰波·厄凯尔这个婆娘“说了算”。不过，泼妇这一威名远没使她冷静下来，反叫她更来得变本加厉了。“总要有人说了算吧，”她冲那些对这种主次颠倒的状况表示惊奇的人吼道，“尤其是做生意！”

她长得又瘦又小，脸色苍白，是小巷居民特有的肤色，像

① 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的功绩著称。

是从未接受过阳光的温存，连风儿也少经过，苍白得象粉笔一样。奥兰波也许曾经很漂亮，容貌清秀，鼻子又挺又尖，橙黄色的头发向后梳，在脑勺处盘起一个笨重的发髻。可嘴角旁一道道痛苦的皱纹，诉说出她多少落空的希望和多少破灭的梦想呵！对丈夫的失望更叫她大为光火。

这个膀阔腰圆的男人只会躺在床上睡大觉，打呼噜，或者用阿尔萨斯话说些莫名其妙的词——因为他常作恶梦，说梦话，所以她索性象使唤老牛那样指派他干活。卡尔负担所有的家务。自从厄凯尔的招牌在上流社会获得言过其实的名声后，奥兰波整天只在帽店顶上狭窄的工作间里作针线活。她剪裁、缝纫，给这种让正牌帽商气得发疯的怪模怪样的礼帽定形，而他却忙着买菜、烧饭、搬煤，或者把售货架修修整整。干完家务，他就立即到富人住宅区或沙龙去把奥兰波的发明创造送货上门。到傍晚他已奔波的两脚冒火，一进拉·雷让斯咖啡馆的大门，就瘫倒在漆布座椅上。他筋疲力尽，拿一块象餐巾一样大小的手帕揩着额上的汗，抱歉地走到穆瓦兹·纳唐松这位知心朋友面前，说：

“有时我真想诅咒我的父母！”

“干嘛这样，朋友？”穆瓦兹问。

“当年他们要不是热爱法国、憎恨德国佬，就会一直呆在阿尔萨斯。他们是农民。我现在也就能和奶牛、牛犊、肥猪一起，清静地在乡下生活。自己当家作主，这个女人哪敢象对佣人一样对待我……”

穆瓦兹深表同情，接着尽力再给这位比他大五岁的不幸

伙伴打气。打气也没用。庞然大物在老婆跟前甘拜下风，已是习惯成自然的事。他越怕她，其实也就越爱她。

卡尔和穆瓦兹同生在阿尔萨斯省的某个村子。在这种年月，做一个阿尔萨斯人谈何容易！虽然全民族都希望夺回那沦陷的美丽地区，可公众舆论顺理成章地把东部人^①视为可怕的征服者。就连舒瓦瑟尔小巷这种地方，那位女帽匠的兴隆生意，正在激起巴黎小商贩对可怕的德意志和自称法国人、可说话和德国佬一样的阿尔萨斯人的愤恨。

种族主义者的嘲讽不冲卡尔来。怕老婆的丈夫一般都与那种小吵小闹不相干。实际上，他这种样子倒是让人同情而不是仇恨。阿尔萨斯汉子的拳头的确让人提心吊胆。可惜穆瓦兹不属这种类型。他又圆又胖，把吊裤带撑得紧绷绷的，乐哈哈的腮帮子下垂着，目光温和而明亮，大鼻子。他偷偷摸摸地作着小额股票买卖。他还想方设法把卡尔继承来的那笔微薄的遗产派上用场。可他的犹太人身份，特别容易引起别人的挑衅。他常说，一个人是以色列人又是阿尔萨斯人，那可真是十恶不赦！他知道任何好事都会招致别人的忌妒，因而投机得了便宜他决不喜形于色。他甚至给自己定下苦笑不离脸的规矩。知他底细的人寥寥无几，卡尔是其中之一。有时在拉·雷让斯咖啡馆，穆瓦兹神色诡秘地要两大杯香槟酒，坦白说：

“今天还不算太坏……”

^① 指阿尔萨斯人。

“哟，穆瓦兹！”厄凯尔逗趣说：“你让我联想到那些农民，总抱怨年成不好，可床垫里塞满了金路易！”

一天下午，从未害过病的奥兰波又呕又吐。她恼火地声称，这是因为奶油蘑菇吃得太多而引起的肝病发作。她又喝维希矿泉水，又喝洋甘菊花剂，接着又禁食，结果到第二天更加难受：心脏疼痛，头晕眼花，两腿沉重，浑身乏力，更严重的是好斗性格明显衰退。这种种不舒服的感觉使她惴惴不安。恶心了一周之后，她脸色比以往更加惨白，终于决定去离小巷不远的圣一泰莱兹大街找医生，是一位邻居塞利娜太太给介绍的。这是位好大夫，头发花白，剪得短平，四方脸盘，嗓音洪亮，素性高谈阔论。经过细心地诊断——这种触摸，真叫奥兰波难为情！他宣告说：

“亲爱的太太，您有喜了！”

奥兰波付了五个法郎，心不在焉地回到小巷。她想，上帝的意图真不可捉摸；自然的奥秘真深不可测。就凭那天晚上卡尔睡不着觉时花在她身上那几分钟、几秒钟的微不足道的功夫，就足以使她怀了孕？结婚多年，她还不知道什么叫性高潮，她甚至不愿知道，可是她马上就要生孩子了！

“生个男孩！”她好象在作决定。

“我希望是个女儿，”卡尔小声说。

这两个只是由滑稽的、也许是阴差阳错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人儿愿望矛盾。在奥兰波看来，生个小子几乎是十全十美的。往后，儿子总能当个助手，她一向需要男帮手。孩子经母亲教育，谢天谢地，最好跟他父亲毫无相似之处。卡尔认

为，生个姑娘，他终究能得到一点温情，得到一个可以去宠爱的女儿。小姑娘由父亲培养，最好跟她母亲可完全是两样。

苍天对他一贯乌云覆盖，此次无疑是请求原谅，居然接受了阿尔萨斯汉子的恳求，奥兰波生了一个女孩。卡尔从第一秒钟看见爱玛起，就开始为她忠心效劳了。他不停地掐指计算这个爱大喊大叫的小东西长大成人的日子和钟点。到那时，她会讲话，能走路，他可以和她一起谈话，一起散步。老婆刚出月子就又去做帽子了，所以是他给孩子喂奶、晃摇篮、端屎端尿。他用两块阿尔萨斯式的婴儿褥包着爱玛，紧紧地抱在宽阔的胸前，嗓音悲怆地不停恳求说：

“将来一定要为我报仇……啊！宝贝，你有一切权力……”

卡尔是那种沉默寡言、无事就无话可说的人。他把满腔热情都倾注在小女儿身上，精心周到，无微不至，象训练斗鸡的人一样，满怀获胜的希望。爱玛对拼写法没兴趣或者作文不受语法限制，他觉得并不是坏兆头。因为他生在那种年代，认为文化或者思想不过是女人家里做摆设用的小玩艺；作为女人，她只要能吸引男人的注意就行。所以，他总留意观察她的长相，女儿将来一定妖冶狡黠、娇态迷人，这一切将把她推向世界，构成她的陪嫁奁产。

“一个漂亮的女人要想在社交场上引人注目，”他对穆瓦兹说，“那就要仰着高傲的头，长着天鹅似的长脖子、丰满的胸脯和漂亮的手、脚。”

因此，他象生物学家那样细心地观察着女儿的躯体随着

季节更替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他并不是无忧无虑。她八岁那年，脖子好象不够纤细。过后不久，他又担心身材不如交际花和高等妓女那么苗条，可这些身手不凡的轻佻女郎为宵夜男子在马克西姆斯餐厅举办的疯狂晚会真是增光添彩。这时，爱玛的骨架还藏在儿童那种僵硬的表皮之下没有长开，但确实已隐约地露出她将来成人时的模样。确切地说来她很健壮，髌骨又窄又小，男孩似的瘪肚子，步态柔韧而稳健，宛如所有性格刚强的大人物一样。

爱玛和她同龄的小姑娘不同，很少叽叽喳喳说话。她爱观察。她微微开启嘴唇莞尔含笑的时候，蓝色的目光却可以依然保持严厉。她此时已经傲气十足了。这些优点或者叫缺点是从哪儿继承来的呢？这真是个谜。

奥兰波责骂她时，她总瞪着眼直视母亲，非得伸开巴掌吓唬她，才能叫她让步。

“她以后可够我对付的！”奥兰波一边唉声叹气，一边愤怒地把针扎进帽衬里。

和她同龄的男孩子开始提防她了。她经常去莫利哀喷泉边和王家花园里推铁环，那儿的两群男孩子得犹豫再三之后，才敢冒险去纠缠她。凭以往的经验，他们知道舒瓦瑟尔小巷的小姐好动手抓人。人们不止一次看见那些不太老练的小流氓，丝毫不顾羞耻，在发怒的姑娘面前狼狈逃窜。

“真像个男孩子！”当爱玛把从男孩手里夺来的玻璃弹子当作战利品拿回家时，卡尔便要欣喜若狂。

她有十五岁了。一个六月的酷热黄昏，穆瓦兹请她去卡

鲁瑟尔花园散步，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你老这么打架斗殴，将来你丈夫可要当心牙齿被打掉！”

她突然停住脚，脸色通红，不是害羞，而是气的。她吼叫着回答说：

“我永不结婚，纳唐松先生！”

“嗨！小时候不爱玩娃娃，难道长大也不想要孩子？”

“哎呀，不要！肯定不要！”

这愈来愈强烈的愤怒使穆瓦兹很开心，他竟然戏弄她说：

“你不想在卷心菜里找出漂亮的小伙子，或者在玫瑰花里找出小姑娘来吗？”

“您别以为除去这些蠢话，就再没别的对我讲了！我早已过了这种年龄！……是的，纳唐松先生，男孩子叫我恶心。他们肮脏粗俗，满脸疙瘩，气味难闻。我所爱的男人只有我父亲，还有您。”

“好吧，我们不说了。可你走着瞧吧，到时候肯定要改变看法的。”

“我不信，纳唐松先生。男孩就爱打架、撒谎，长大更糟，又要酗酒了！”

“谁告诉你的？”

“是妈妈。她并不是什么时候都不对。”

穆瓦兹注视着她那挺直的鼻子，线条精美的双唇，由两个酒窝陪衬得无比温柔的翘下巴，尤其是两只眼睛和眼睛里闪烁着的蓝色光芒。毫无疑问，厄凯尔小姐将来很美，非常的美。交易所的小主顾酸楚地一笑。他为自己的年龄感到遗

憾，并且非常嫉妒将来能够占有这位少女享有特权的家伙。他们重新起步，突然默不作声了，只顾朝着杜伊勒利宫的大水池走去。穆瓦兹走在姑娘身旁，她那乳房刚能撑起衬衣，可自己已经老气横秋，上了三十五岁的年纪。从里沃利大街传来一阵四轮轿车和货车的震耳发聩的轰鸣，还夹杂着嗒嗒的马蹄声。一对对恋人在周围行走，一群群孩子在东奔西跑，可以听到他们的欢笑，他们的喊叫和他们的哭声。军人身穿茜红色军装，在人群中点缀出一处处夺目的斑点，宛如青青草地上的丽春花。穆瓦兹想，他们在战场上都是好靶子。他叹了口气，摘下礼帽，擦了擦额上的汗。爱玛一边走一边沉思。证券小贩担心她对自己的陪伴感到厌倦，便又搭起话头说：

“母亲对你可是赞不绝口啊！”

“哼！她只会训我，命令我。她不停地唠叨说：‘没见过你的笑脸’，‘一点也不温顺’，‘走路象个重骑兵’，‘凭你这副没好气的样子，一辈子也找不到男人’……这就是您所说的赞辞！”

“根本不是这样！你不在的时候，她说你手巧得象仙女，将来做帽工一定比她强。她逢顾客就骄傲地讲，你对礼帽式样已经很有鉴赏力了。”

“可能是吧，纳唐松先生，但我不会剪一辈子帽样。我可不愿在玻璃天棚下捂得发霉。”

“哎呀！幸亏她没听见你的话。那你想干什么呢，小野心家？”

“谁知道呢！但是……有一天，我将很富有，我将发号施

令。”

“你丈夫……”

“我再说一遍，纳唐松先生，我没丈夫，我不愿养个废物！”

穆瓦兹一楞，蓦地站住了。

“这哪是姑娘的思想，爱玛！神甫听了，肯定要叱责你。

女人一生在世，就是要做饭生孩子。骄傲是个阳性名词！不过，让我们忘掉你这极端的、几乎是盲目的言论吧！来，来，我请你吃黑茶蘸子冰淇淋。”

穆瓦兹很快就忘掉了爱玛的奇谈怪论。他把这种狂言归咎于少年气盛，总是缺少恭敬，而谈不上什么犯上作乱……

光阴荏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千篇一律，仿佛无终无尽。奥兰波不停地创造，剪裁，缝纫，定形。爱玛协助母亲，把上面堆满水果、花朵、小鸟和羽毛、被上流社会的女人称做帽子的建筑物为顾客送上门。卡尔干的活儿越来越少。他的气力好象没有按其能量正确利用，所以突然弃他而去了一般。他毫无原由地精力衰竭，终日躺在铺着三张软垫的床上，在阴暗的卧室里，消耗着他一生中最明亮的时光。昔日的巨人如今呼吸困难，咳嗽得气管直冒火，呛得颈项上青筋暴起。穆瓦兹继续在交易所的环形场里做手脚，每天下午都忠诚地来和朋友闲聊，朋友的身体状况牵着他的心，使他悲伤不已。

除去德雷福斯上尉案件^①前判被推翻所引起的一阵短暂的骚动以外，包括英、法、俄三国签订协约^②、政教分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被奥地利人合并、意大利人殖民利比亚和未来的巴拿马运河开凿工程，简言之，二十世纪初的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没有在舒瓦瑟尔小巷的玻璃天棚下激起过什么热情。

白昼接着黑夜，夫妻恩爱的夜晚接着夫妻争吵的白天。家家户户清早开店门，晚上关店门。小巷在歌剧院广场旁边，在咖啡馆和剧院比比皆是的林荫大道附近，形成了一座四周设防的军营，一个只知道数钱和悄悄攒钱的独特世界。夜色降临，铁栅栏关闭，小巷里飘起包菜汤、蒜烤羊腿和快要变质的干奶酪香味。住在这座被监禁在城市中心的孤岛上的小人物，

① 1894年，一法国军官把法军事情报出卖给德国驻巴黎使馆武官，共和党政府毫无根据地逮捕总参谋部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案件澄清后，政府不肯认错，拒绝为德雷福斯平反，因而引起法国人民的义愤。1899年，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重新审理此案，并宣判德雷福斯无罪。

② 1893年，法俄成立同盟；1904年，英法签订协约；1907年，英、俄也达成协议，从而意味着英、法、俄三国联盟成立。该联盟又称“三国协约”，旨在对抗德、奥、意三国同盟。

一生之中只有一个嗜好，就是听钱箱里那种叮当的响声。

“他们目光短浅，没远见！”德图什太太的儿子路易一费迪南挖苦说。他的不逊言辞使所有的小商贩都心怀疑忌。

只有奥兰波一个人，经商磨炼了她的洞察力，非常同情年轻的好事之徒的活跃思想。

“他想当医生，”当卡尔和爱玛大口大口地喝冬瓜汤的时候，她对他们说，“他能成功，这孩子有脑子。我断言他这一辈子会有出息，因为他什么都看得清。他本来是可以给爱玛当个好丈夫的。遗憾的是他太小，又不太懂礼貌……”

是的。清早，女人穿着睡裙，趿拉着饰有绒球的高跟拖鞋去倒便桶；晚上，在油灯光昏暗的玻璃天棚下，搬把椅子坐在小店前，扯着嗓门说长道短。至于交流思想嘛，我们仅以奥兰波针对德国人又患了尚武刺痒病的传言所作的分析为例。她坐在扶手藤椅上，在一口马鞭草茶喝尽，准备再喝第二口的间歇里，说道：

“德国人已经占领阿尔萨斯和洛林，他们还能怎么样？”

这句恰到好处的话使听众万分佩服。Uox poPuli^①向来是爱自己欺骗自己的。小巷里时而爆发出一阵某个孩子不愿上床睡觉的哭闹声，接着又归于安宁。被奥兰波称为部落的小巷，只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能从麻木中摆脱出来。大家经常悄声谈起既可怕又毁人名誉的花柳病。书商勒诺先生就深受其害，是他偶然遇到的一个又放荡又蹩脚的妓女害了他。大

① 拉丁语，意为人民之声。